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48
17 Novem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四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1月14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普托先生 (阿根廷)
嗣后：特赖基先生 (副主席)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嗣后：卡普托先生 (主席) (阿根廷)
嗣后：范利埃罗普先生 (副主席) (瓦努阿图)

一 纳米比亚问题〔29〕：(续)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A/43/24)；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3/23(Part v), A/AC.109/960)；
- (c) 秘书长的报告(A/43/724)；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43/780)；
- (e) 决议草案(A/43/24 (Part II),第一章)。

一 大会第四十三届常会的工作安排：会议委员会主席的来信(A/43/600/Add.1)〔8〕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 29 (续)

纳米比亚问题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A/43/24)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3/23) (第五部分), A/AC.109/960)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3/724)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43/780)
- (e) 决议草案 (A/43/24)(第二部分), 第一章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 我要提醒各位代表, 按照今天上午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 参加这一项目辩论的发言登记今天中午结束。因此, 我要强调, 那些希望发言的代表请尽早在名单上登记。

今天下午的第一位发言者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现在我请他发言。

奥马拉斯·奥利瓦先生 (古巴)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当大会再次考虑纳米比亚问题时, 令人深感不安的是, 尽管联合国在过去四十年里作出了一致努力, 但由于南非少数政权采取挑战态度, 纳米比亚独立继续受到阻碍,

十年前, 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 该决议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并同时得到了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接受。当时, 国际社会认为纳米比亚的独立终于在望。

然而, 南非公然践踏国际法, 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与此同时, 纳米比亚人民仍旧被剥夺了其自决与独立的固有权利。联合国计划并未得到执行, 处于

无法得到进展的状况，而种族主义政权仍旧在纳米比亚境内采取镇压行径，并对邻国进行侵略行动，从而严重地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如同特委会的报告员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艾哈迈德·法鲁克·阿努斯先生——他是我博学多识的同事和朋友——所简略概述的那样，24国特委会针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已于今年认真地审议了纳米比亚的局势，并于8月通过一项协商一致的决议，坚决重申，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是国际上唯一可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的确，正如联合国计划所坚决重申的那样，应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或变动的情况下立即执行该计划。

正如特委会已再次建议的那样，安全理事会立即对南非政权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是在南部非洲进行和平过渡这一战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而，必须对南非政府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直到纳米比亚人民有机会自由地决定其未来的地位，直到在纳米比亚和南非消灭了种族隔离为止。

在此事态发展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有效地加强支持正在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真正的全国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联合国系统中的几个机构和组织一直在对它们不断地支持——尽管这些支持的程度不同——但迄今为止这些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国际社会具有特殊的责任通过《纳米比亚建国计划和机构》来确保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有受到训练的最大机会，以便使他们作好准备，在尽快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纳米比亚。

我要表示我真诚的希望，希望就此在联合国内外向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发出的呼吁将得到积极和慷慨的反应，以便满足纳米比亚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

该地区目前局势的发展——如有任何发展的话——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各解放运动与各前线国家的共同努力，罪恶的种族主义政权最终垮台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不可抗拒的解放力量和历史力量必将取得胜利。

人们希望近年来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支持的为取得一个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所作的努力将最终导致该地区冲突的结束，并使得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由，建立自由的国家。

尽管我们意识到这些努力有可能获得成功，但我们的乐观主义仍旧有所保留，因为长期以来，南非当局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统治靠的是欺骗、狡诈和残酷，与这样一个政权打交道本来就是很危险的。因而，对该政权目前的意图人们仍旧有所怀疑也是不奇怪的。

作为国际社会中有有关的成员，我们一定要对正在变化的局势提高警惕，随时准备采取紧急行动或是提出有建设性的主动倡议。同样至关重要是，应使联合国各有关机构都能及时了解影响纳米比亚最终命运的重要事态发展，以便这些机构能够加强共同努力，争取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

在此解放斗争的关键阶段，更显得至关重要是国际社会应坚决地完成其代表纳米比亚人民所承担的任务，采取所有适当的措施迫使南非服从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我们必须继续表明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声援不仅仅是道德和政治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向联合国为纳米比亚人民开展的各种援助计划慷慨地大量捐款。

特委会将随时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以促进尽快地恢复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

纳米比亚人民在殖民统治之下已遭受了一个多世纪的苦难。我代表24国特别委员会向他们保证，他们在其斗争中不是孤立无援的，因为他们的事业与本组织的目的完全相同，即，让所有人都得到和平、正义与自由。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代表特别委员会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表示特别的敬意，因为该理事会在其杰出的主席赞比亚的祖泽大使的领导下一直有效地进行着重要的工作。在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之前，该委员会将发挥纳米比亚合法管理当局的作用，这一作用的重要性是无可估价的。在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现阶段，至关重要的是

该理事会得到所有会员国最大限度的合作，以便该理事会能够更有效地继续履行其职责。

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和引导之下，依靠你的才干和外交经验，本次大会的工作将对结束目前纳米比亚的局势作出进一步的积极贡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大会1976年12月20日的第31/152号决议，我现在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观察员发言。

安格拉先生（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43届会议主席，你担任这一职务是当之无愧的。你的伟大的国家阿根廷非常支持纳米比亚事业。近年来采取了重要步骤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包括断绝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外交关系。我们两个国家地理上的接近为我们未来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潜在能力。

你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彼得·弗洛林先生十分成功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工作。我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致敬。

我也想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特别的赞誉，他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正义和和平作出了勇敢和不懈的努力。他毫不动摇地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因此受到了普遍赞誉。在这个历史时刻，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忘记提及，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解决冲突、使我们这个星球进一步摆脱核威胁的巨大潜力。

由于秘书长坚信联合国的作用，由于他的努力工作和牺牲精神，我们在这一历史时刻可以看到本组织的活力得到了恢复。甚至那些在不久以前希望联合国消失的人现在也认识到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中心作用。

毫无疑问，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以及《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该条约消除了整整一类的核武器——的签订，是朝着全球性全面裁军的正确方向迈出的值得赞扬的步骤。

自然，各位知名人士在一般性辩论中提到了南部非洲，尤其是目前正在进行的

解决西南非洲冲突的努力。 呆一会我还要详细谈这个问题。

现在我想谈一谈事情的真相。 大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那些人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在看到问题的内容之前就说什么不合时宜，文件太长，费用太大，还有所谓的互相指责、谩骂和其他转移人们视线的行为。 对这些人来说，假如纳米比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从联合国议程中删掉，他们也许会高兴。 另外一些人则坚持原则，反对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继续支持我们要求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我们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对我们纳米比亚人民来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出席这个国际组织的会议，既是痛苦的经历，也使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感到痛苦是因为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周复一周、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纳米比亚男女老少被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警察和行刑队残酷杀害、被摧残、被逮捕、被监禁、受酷刑。 我们人民的越来越多的财产被这些恐怖主义集团摧毁，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不管是钻石、铜还是铀——被在我国横行霸道的西方跨国公司掠夺。 这些西方跨国公司只知道谋取暴利而不顾贫穷、饥饿和无家可归的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 我们这个伟大的国际组织是揭露这些大规模侵犯我国人民基本权利行为的合适的讲坛，因为20多年前就是这个组织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终止种族主义南非对我们国家的管理。 同样，其他国际机构包括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及国际法院也作出了决定，向纳米比亚人民保证他们将受到很好的关照。 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其浪费了的20年时，我们满怀愤怒和失望。 在过去20年中，非法占领当局继续玩弄花招，玩弄拖延战术，并且显得极其傲慢，而联合国却似乎无能为力，无法实施自己的决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尽管如此，我们的人民还是对联合国的作用和重要性表示欣赏。 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的希望接近于天真，那时，我们认为联合国能够解放我们。 那种时候已经过去，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不幸的是有些人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统治者为友，为了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的目标支持种族隔离政权，是他们使这个给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带来希望的组织变得无能为力。对这个内在矛盾的理解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联合国的信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信假如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的政府拒绝正视现实，人民就必须把自己的话说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理智的声音正在与日俱增。

毫无疑问，有些国家是希望纳米比亚人民好的，它们在这个正在进行微妙谈判的时候呼吁我们保持耐心。我想提醒它们，保持了十年的耐心已经是很长了。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秘书长为寻求最终明确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祝贺他表现出的耐心。西南非人民组织一向同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这一方面保持密切的合作和经常性的磋商。

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我们自己的解放者。在这一方面，国际社会所做的只是我们自己斗争的一种补充。按照我们前面那些人的传统，我们的先峰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继续发扬我们在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政治和军事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换句话说，西南非人民组织继续在发挥先峰作用，领导国内外的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进行斗争。我们成功地联合我们的人民大众——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和学生——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根据我们团结不分信念或肤色的所有纳米比亚爱国者的政策，西南非人民组织在过去的年月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纳米比亚白人在纳米比亚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使任何有自尊的人非常难以相信比勒陀利亚的卑鄙宣传和歪曲事实的运动的时候加入我们的行列。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加强武装解放斗争，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工人、青年和学生正在采取规模日益扩大的行动，所有这些导致了目前在我们斗争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信胜利在望。

现在让我谈一下安哥拉、古巴、南非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四方会谈。西南

非人民组织已经明确地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认为，如果有良好的意愿，就有真正的机会来解决西南非洲的冲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实现纳米比亚的长期拖延的独立，并且确保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在这一方面，我们完全支持安哥拉和古巴提出的导致7月份在日内瓦达成协定的建设性建议。

根据这项协定，并且为了积极地推动这一受人欢迎的进程，西南非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同志在8月12日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只要比勒陀利亚占领军不对我们进行挑衅，我们保证遵守在安哥拉方面商定的停火，并且暂停在纳米比亚境内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这一立场并没有变化。此外，西南非人民组织重申愿意同南非签署一项停火协议，以便开始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不用说，种族主义南非至今并没有对我们的建议作出反应。

然而，人们必须看到，停火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背信弃义、狂妄和藐视的态度是臭名昭著的。我们仍然不能相信这一次比勒陀利亚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回想起过去没有遵守的从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到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所确定的最后期限。我们记得，1969年10月4日安全理事会命令比勒陀利亚离开纳米比亚。我们也同样记得在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之后，特别是人们认为南非接受了该决议之后的那段时期的情况。紧接着是1981年1月举行的执行决议前的会议。我还用得着提醒大会吗？1982年在纽约举行的会谈中，我们得到的承诺是：在执行非殖化计划之前悬而未决的唯一问题是比勒陀利亚选择什么样的选举制度。三年之后，1984年5月我们到卢萨卡参加了另外一次会议。在我仅仅提到最近会谈的所有这些场合里，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对的是具有特色的种族主义布尔人的欺骗、狂妄、以及公然拒绝合作的思想。国际知名人士和印度的领导人尼赫鲁——他的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正好是本次辩论开始之际——最清楚地描绘出种族隔离政权的野蛮行径，

他指出：

“南非政府坚持错误的能力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象一个人那样长期坚持错误，那是会得到报应的。”

我回顾这些事实，是为了说明确定日期本身并不表示种族主义南非有采取行动的意愿。种族主义南非不能玩世不恭地利用这个世界机构来确定它何时以及如何离开纳米比亚的最后期限。比勒陀利亚非常随便地提出不断变化的最后期限，来发到其罪恶目的。

在这个基础上，只要我们愿意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必须表现出离开纳米比亚的明确意愿。目前纳米比亚境内的局势丝毫也没有表明非法的占领政权准备撤出自己的殖民地机器。相反，比勒陀利亚一方面大谈和平，另一方面又加强它在这个国家的镇压机器。在最近的几个月和几个星期里，种族隔离的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军事化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这个政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纳米比亚输入更多的占领军和战争物资。来自种族隔离共和国的其他数以千计的军队和最近撤离安哥拉的军队进一步增强了本来就已经驻扎在纳米比亚的兵力。在纳米比亚的北部，这种空前的军事集结特别严重，现在这个政权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边界驻扎着5万人的军队。这一事实已经为某些西方记者所证实。在同一个时期内，种族主义南非在沃尔维斯湾纳米比亚的港口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这个政权也在同一个地区扩大其军事基地。

首先，非法占领政权的军队、谋杀小组和警察加剧了对我们人民进行镇压和恐怖主义的野蛮运动。残忍地谋杀无辜的平民——包括老人和儿童，在我国已经司空见惯。人民被任意枪杀；他们的财产被比勒陀利亚部队和其他武装特务破坏或掠夺。更多的人不经审讯便遭到囚禁和拘留，倍受折磨。种族主义军队目前还正在用枪口恫吓我们运动的成员和支持者，企图将该政权遭到人民摒弃的傀儡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

鉴于如象我们在70年代中期看到的那样纳米比亚内部的安全局势出现恶化,数千纳米比亚人、主要是青少年正在逃避国内盖世太保式的镇压,流浪四方。西南非民组在自己在安哥拉的中心每天都接受几百名寻求庇护的纳米比亚青少年。

我们正是根据这一令人悲哀的现实,敦促国际社会继续保持警惕,以免再次受种族主义布尔人的欺骗。当然,比勒陀利亚绝不是由于改变了思想而进行谈判。相反,在去年年底大规模入侵安哥拉失败之后,种族隔离政权遭到了安哥拉和古巴军队的沉重打击;该政权是由于这场羞辱的失败而被迫进行会谈。所获得的情报表明,军费开支数目惊人,估计达到每月约10亿兰特,即约5亿美元。由于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斗争加强,加上国际社会采取的孤立比勒陀利亚的措施,该政权不得不为自己的侵略政策付出更高的代价。正如我们猜测的那样,种族隔离政权一直在寻找一个喘息的机会。它现在正忙于各种阴谋和拖延战术。从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我们看到有人企图让人感谢比勒陀利亚,因为它被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得不同意它陷于安哥拉的部队安全撤出。更有甚者,它们显然还想让人们表扬比勒陀利亚,表扬它多年来侵犯安哥拉领土完整和主权,屠杀那么多安哥拉人民,大规模破坏该国经济和社会基本设施。南非和美国利用它们百依百顺的媒介,指责受害者态度顽固;因此根据这一逻辑,受害者应该对错过的预定日期负责。

我们没有忘记,是美国政府8年前发明了这种联系,使比勒陀利亚大为欣喜。出于这一理由,我们仍然难以接受华盛顿在唯一关心古巴国际主义部队在安哥拉存在的情况下充当一个诚实的捐客角色。与此同时,美国依然向安盟匪徒破坏安哥拉的运动提供军事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因此,我们看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联系解决办法”是毫不奇怪的;最近的一种是所谓纳米比亚独立得到考虑之前安哥拉内部必须和解。

对付这些阴谋的唯一方法是忠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我们特别呼吁联合国推动无条件地执行该决议。比勒陀利亚能够理解的唯一语言就是力量的语言,这已经得到了一再的证明。我们敦促向种族隔离政权执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最近，我们又听到了老调重弹，即所谓联合国偏向于西南非民组。据我们所知，并且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统治者进行它根本不佩的表扬，秘书长得到了保证，即种族隔离政权在所谓不偏不倚问题上感到满意。但显然这一问题一再被提出。如果这一问题仅仅来自比勒陀利亚，我们说我们一点不感到奇怪；但由于事情不仅如此，因此我们要大声和明确地说明，在取得真正独立之前，联合国为纳米比亚承担了直接的责任。这就是1966年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随后通过的决定重申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有人建议，为了使联合国表现出不偏不倚，它应该放弃取得真正独立之前向纳米比亚人民承担的责任，这种建议至少等同于背叛自决和国家独立的神圣信念以及我们人民的这种权利。除此之外，非法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方面要求联合国在管理选举进程中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却剥夺自己领土内绝大多数人口的人权，这实现是荒唐之至。

我们强烈和严正地建议，现在是时候了，必须明确理解比勒陀利亚多年来在纳米比亚的破坏，以及它在第435(1978)号决议执行之前、期间和之后对执行努力进行操纵的能力。我们已经承诺接受选举的结果，只要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这一点已是记录在案。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非法的占领政权，它多年来将自己的殖民机器在我们国家内运行。该政权为建立自己的镇压机构化费了几十亿美元。我们指的是除了它的正规军队，即所谓的南非国防军——它将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撤出纳米比亚，该政权还建立了如此众多的军队、准军事部队和所谓的警察部队，比如所谓的西南非洲领土军、南非特种镇暴队、所谓的西南非洲警察部队和其他雇佣军。所有这些加起来共有几千名武装恶棍，由非法政权指挥并领有它的薪水。我们能得到什么保证，即使是它们解散了，他们不会逍遥法外，破坏这一进程？除此之外，比勒陀利亚制造了伪政治机构，比如所谓的临时政府，也在各个方面完全由种族隔离政权维持。应该记住，建立所有这些伪机构违反了第435(1978)和第439(1978)号决议和其他联合国决议。鉴于这种严重的局势，我们希望联合国处理这些我们和广大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要强调，那些认为所谓的不偏不倚仅仅涉及西南非民组的人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因为这说明了要么不相信这种局势，要么缺乏对这种局势的认真理解。众所周知，西南非民组已经承诺当我们国家在联合国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在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自由、民主和公平选举时，它将在平等的地位上与纳米比亚任何政治团体共同参加。

甚至在安全理事会签署这一决议之前提出所谓的偏袒问题是一种不诚实、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并且违反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文字和精神。

我们要求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忠实于作为战斗组织的使命，直到完成任务和独立的旗帜在纳米比亚首都高高飘扬。在纳米比亚斗争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对理事会的工作自我怀疑和有疑问。理事会的任务必须象1967年大会第2248(S-V)号决议规定的那样保持不变，直到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为止。

在理事会主席祖泽大使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他早些时候作的重要发言确实令人放心——我们要求理事会继续动员国际公众舆论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并贯彻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方案。我们要求大会和国际社会充分支持理事会的报告，尤其是关于在下一年即将采取行动的建議。

同样，我要赞扬非殖化委员会的工作，现摆在大会面前的给委员会的报告中描述了这一工作。只要存在着在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下的国家和人民，特别委员会将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

在我们漫长和艰苦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一直依靠国际社会的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西南非民组是该运动的一个正式成员——发挥的作用仍然是使纳米比亚问题受到高度重视的关键因素。我们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和长期的支持。这种支持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西南非民组和战斗的纳米比亚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西南非民组的坚定不移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得到所有善良的人民的同情和敬佩。我们同北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值得特别一提。我们十分感激这些国家向我们的流离失所和背井离乡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作为战斗的非洲人民，我们自然依赖我们非洲大陆的机构、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成员国的极其重要的支持，非统组织宪章要求在非洲大陆上彻底废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现在谈谈我们的南部非洲地区，正如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不稳定的根源。前线国家、尤其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直接受到种族主义南非或间接地通过其代理势力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的军事侵略。我们感谢前线国家的兄弟人民对我们的坚定支持。

在这一时刻，我要专门提一下刚刚庆祝了其独立十三周年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在发给安哥拉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同志的贺电中，西南非民组领导人努乔马同志说：

“自独立以来，安哥拉成了极大地鼓励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进行反对种族隔离政权战斗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堡垒。我们十分敬佩安哥拉政府和人民以及他们的武装部队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英勇地捍卫他们的独立和主权不受帝国主义侵略，并且不顾由此遭受的重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事业。我们对他们致力于社会主义、正义、和平和社会进步表示敬意。”

我要代表我们的先锋运动西南非民组重申，我们对那些从事类似战斗的人们的兄弟般战斗的声援：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为在这个姐妹国家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进行斗争的英勇的南非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精干领导下同以色列占领军英勇作战并努力争取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民；在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下进行战斗的西撒哈拉人民；波多黎各和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和正在向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压迫、剥削和所有其他威胁人类的其他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所有其他人民。

最后，我们要宣布，我们将向胜利进军，不管这将带来什么后果。万一比勒陀利亚最后表示出善意，西南非民组将不会想要在通过子弹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中发

挥作用。然而，如果该政权继续顽固不化，我们将要求我们的人民起来对付紧急局面，并肩负起彻底解放包括沃尔维斯湾和所有近海岛屿在内的纳米比亚每一寸土地的民族责任。斗争在继续；胜利在望。*

巴达韦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世界正在庆祝伟大的印度领导人尼赫鲁诞辰一百周年，尼赫鲁通过其坚定不移的政策在当代历史上留下英名，并加入了他的同时代的崇高领导人的行列。印度不是对他自豪的唯一国家，因为他成了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感到自豪的正当的源泉。尼赫鲁是埃及和埃及人民的坚定的朋友；他对埃及的问题持同情的看法，并一贯支持埃及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利。对他支持我们的解放斗争，埃及将永远感激不尽。

和他的同代人铁托和纳赛尔一样，尼赫鲁是一位奠定积极中立政策基础的先驱，也是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缔造者之一，该运动的产生是由于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汇集了自己的目标和原则。尼赫鲁以自己的深谋远虑，率先唤醒了世界良知，使之注意到南非种族歧视的悲剧，这一悲剧否定了人的尊严及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以自己特有的预见能力，唤醒国际社会的良知，使各国注意到反对这种罪恶现象的必要，以防止其发展到灾难性的程度，否则国际社会将无法避开其后果。

今天，大会必须牢牢地掌握住一个与本组织同时诞生的问题，而该问题自第一届会议以来就引起联合国的注意。40多年来，大会同安理会就该议题通过了一项又一项的决议。但最重要的是，大会自1966年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从而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以来，就担负起管理该领土直至其独立的直接责任。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一切有关方面接受，它是联合国为实现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作努力的结晶，该问题的和平解决将使被剥夺合法权利者重

* 副主席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持会议。

新获得权利，并促进在非洲大陆一个重要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欢迎这项决议，并宣布为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恢复独立并掌握其领土、自然资源和经济的唯一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手段。

尽管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执行长期以来受到阻挠，但我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认真的四方谈判以及前几个月获得积极进展的紧张的外交努力，都使人们有理由希望对计划的执行尽早开始。

埃及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些认真的努力，并在鼓励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和建立南部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我们欢迎谈判者前来开罗举行第一轮谈判的意愿。这毫不奇怪，因为自开罗主办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第一个外事办事处地点时起，埃及就一直在物质上和政治上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和自由。因此，这是长期努力的结果。

我们认为，纳米比亚的努力不仅在和平与安全方面，而且在实现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包括我出生的地区的正义与平等，都将意味着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纳米比亚的独立将结束不断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非法占领状态——这一积极的结局将使纳米比亚人民收回被剥夺的权利以及对其资源和经济的国家主权，同时结束历史上该国的自然资源遭到掠夺的罪恶章节。

纳米比亚的独立还将意味着结束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向邻国发动侵略、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的行为，并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尽一切努力来进行建设和国家发展，从而告别其历尽沧桑的过去。然而纳米比亚的独立首先将表明法律性的力量和胜利——无论侵略和非正义的行为是多么严重。

我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特别代表所作的持续和认真的努力，以及他们实现国际社会愿望的坚定决心。我祝愿他们圆满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它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并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它将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直至纳米比亚取得独立。

泽波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言，并重申我们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十二国多年来的政策一直是明确、一贯和肯定的。我们继续根据得到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赞同并在其后的决议中得到重申的联合国解决计划，坚决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该计划体现了保证纳米比亚独立并让其人民通过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的自由选举真正表达其意愿的唯一一个国际上一致同意的基础。十二国反对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过渡政府，不断呼吁尽早和无先决条件地执行解决计划。为此，我们认为秘书长的作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愿重申我们对他采取果断措施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行动表示全心全意的支持。

12国对由联合国进行调解在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之间正在举行的谈判表示满意。我们坚决支持为寻求和平解决该区域的冲突，并遵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早日独立的种种努力。我们对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关各方将11月1日定为最终开始实施解决方案，而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我们重申希望不要失去这些谈判的势头，并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最终开始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在联合国的控制下，将会导致纳米比亚的完全独立。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纳米比亚的独立早应实现”。纳米比亚问题差不多自从这一问题一出现就开始在联合国进行讨论；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已有10年之久，然而纳米比亚人民依然没有能够行使他们的自决权。12国同国际社会一样感到十分沮丧，并且急切地希望纳米比亚能够早日地完全实现独立。

实现独立的进程是联合国的责任，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的责任。然而，纳米比亚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问题。在我们这一方面，12国愿意忆及它们对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的一贯立场，并忆及它们以往谴责南非政府在这方面的具体政策与行为的各项声明。

12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以推动旨在减轻纳米比亚人民由于南非对其领土的非法占领而遭受到的痛苦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许多领域中为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了援助。 另一方面，教育培训以及专业人员借调援助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纳米比亚难民从事自助项目以及支援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南非所实行的诸如践踏人权、不经审判非法拘留以及强行征兵等严酷政策所带来的反面影响。 我们重申，如果必要的话，愿意继续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援助，以期确保向独立的顺利过渡。

此外，坚实的经济基础对于完整的政治独立、安全以及稳定持久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 要想确保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就必须不断提供援助，特别是在实现自由以后的早期阶段提供援助。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再次重申愿意在纳米比亚一旦实现独立，即向其提供援助。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期待着能收到一个主权的纳米比亚的申请，申请加入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行列，并申请加入《洛美协定》。

我们对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注意力应当继续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即这是一个无视联合国多次决议而实行非法占领的问题。 没有任何理由为这一形势继续下去而作出辩护，这一局势是对《联合国宪章》各项根本原则的破坏。 国际社会必须不遗余力，确保纳米比亚的独立。 我们敦促南非政府立即履行其各项义务，并帮助使过去一个月来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转化为现实，以使纳米比亚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我们坚信，早日公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对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进一步解决问题以及进行合作早日产生积极的影响。

汗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能够在纪念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诞辰100周年之际参加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感到特别荣幸。 在尼赫鲁看来，联合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 他在给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第一封定期信件中就清楚坦率地指出——而这种清楚坦率正是他的品格——“我们在许

多事情上都有赖于国际善意。” 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度非常幸运，收到了大量的慷慨善意，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同这一世界机构中的大多数成员一道，决心使这种善意遍及普天下所有人民。 不管这些人民的政治状况如何，也不管他们的自由遭到何种程度的剥夺，联合国和全世界都和他们站在一起，声援他们的斗争，并决心使他们解脱于绝望困境。

我们不需要任何统计数字也能知道，在这个基本上是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把这种国际善意转变成为具体的国际承诺是多么富有成效。 其证明——倘若还需要证明的话——就在这个大会堂本身之中。 然而，这个大会堂同时也证明了这种转变似乎并非十分成功。 有谁敢怀疑我们对纳米比亚所抱的善意？有谁敢说我们对于人类尊严的承诺与其说是神圣无比，还不如说是空洞无误？没有能够使一个国际承认其存在的国家在为莫桑比克和尼泊尔保留的席位中间占有席位，为此我们应该责怪谁呢？

过去的一年中充满了那种瞬间即逝的时刻，使人感到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得，痛苦难言；而那些我们急不可待地认为仍然是十分鲜艳的希望之花却纷纷雕谢。南非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建议又有了新的货色，新的保障，在许多人看来又增加了新的合法性。 如同在一场“仲夏夜之梦”的舞台上，哈姆雷特陷入困境，而我们等在舞台两侧，无所措手足。 那些稍有记忆的人可能会感到这一场景似曾相识。

本着政治决策的精神，出于政治家的风度，安哥拉和古巴参加了谈判，这些谈判如获成功，就可以使得纳米比亚人民至少在20世纪在自由与主权中度过一段时光。 不过那些在好望角上玩橄榄球的伟大球员们应该知道，至少现在应该知道，如果他们不断地改变球门的位置，或者把球门藏起来，那么这场球是踢不下去的。 倘若要问：谁更没有诚意，是外交部长还是总理？回答是：二人皆无诚意。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其说是出于无奈，还不如说是道出了真情。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并且很自豪我们没有陶醉在提交大会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提案所作的华而不实的承诺中。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而不是我们的愿望来对南非作出判断。它的数不胜数的罪行已经得到证实。事实表明，它之所以能够逃脱惩罚，与它在国外的支持者的仁慈直接有关。对南非的制裁将是为和平而制裁。对南非的制裁将是为人权而制裁。对南非的制裁将是为使联合国能够作到言行一致而制裁。

在已经确定的过去和不能确定的未来之间这一关键时刻，我们想到的是纳米比亚人民，我们很荣幸地与他们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道出席了本届大会：“不是法律，也不是义务促使他们斗争；不是公众和欢呼的人群”。他们开展了一场斗争，我们要为此向他们致敬，这场斗争像所有的伟大斗争一样，在一开始是孤独的；也象所有伟大斗争一样，但逐渐地不仅引起了它的人民的极大热情，而且得到了外部世界的支持。

在成立独立前临时政府之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广播讲话中对印度人民说，

“世界尽管存在着敌意、仇视和内部冲突，但必将走向更密切的合作，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自由印度将为这样一个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上，自由人民将自由合作，不存在阶级或群体的互相剥削。”

在这次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许多一度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已经表明可以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在我们的议程上最终取消纳米比亚问题呢？向大会提出这个问题或许是不恰当的，因为可以使我們得到这种保证的唯一的一方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我们的审议之外，但它的姿态、它的推诿、它的拖延和先发制人已经使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全部答案。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和相当长的时间——20年；对一些人来说，就象艾略特所讲的，20年的时间大部分都荒废了。当然，用自由的尺度来衡量，这些年确实劳而无功，但在我们的手段的限度内，我们证实了我们自己。联合国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并没有因为持续的托管责任的压力而削

弱或冲淡它们的注意力。在彼得·祖泽大使明智和干练的主持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继续针对纳米比亚展开提高认识、研究和援助活动。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专员伯恩特·卡尔森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也应得到我们的赞扬，他们作出了勤奋的努力，按照联合国的委托，履行了艰巨的政治责任。

印度作家阿梅塔夫·戈什在他最近的小说《虚幻的界线》中写道了“使人民不受政府支配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健全心理”。在普通的文明人可以而且确实对他们的亲人给予了同情、热爱和善意的南非，这一理念所表述的真理是不容置疑的，显而易见的。这是有待比勒陀利亚吸取的一个教训。如果比勒陀利亚准备按照目前的原始形式生存下去，这也是他无法领会的一个教训。而一旦吸取了这个教训，就可以知道，控制了人的身体并不能确保控制思想或拥有人心。

我们不能向那些不肯学习的人讲道理。我们只能强制地孤立他们，切断他们同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需要要比世界对他们的需要大得多。但我们不能等待很长的时间。优柔寡断已经没有出路。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安抚我们的愤怒和悲伤。

许多年前，印度的一位抒情诗人，塔拉特·麦赫默德吟道，“夜已经入睡，在悲哀面前，生活失落了”。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今天，我们负有某种道义责任。

苏瑞斯那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大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之际，在纳米比亚领土内和周围区域，正存在着某种混合的疑虑和高涨的期望气氛，因为这个地区的苦难历史要求人们对南非是否能够最终决定放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抱有某种程度的怀疑。

在这一方面，不妨回顾一下以往失去的许多机会和没有得到满足的限期。联合国最初为纳米比亚独立确定的日期是20年前，1968年6月。有意义的是，今年同时也是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十周年，这是国际社会在纳米比亚和平地非殖民化问题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

从那以来，联合国不断确定实施这一计划的时间，但都落空了。因此，在1981年，比勒陀利亚政权逃避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纳米比亚问题会谈。1983年，它提出了先决条件，可以认定，这些条件的目的是为阻止实施联合国的计划。1984年，它破坏了在卢萨卡和明德卢召开的两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1985年，它试图推行所谓的纳米比亚问题内部解决办法，破坏联合国的计划。

我几乎不必再去罗列这些没完没了的搪塞、欺诈和拖延，因为众所周知，这一向是南非的战术。完全可以说，在谈判的每一阶段，南非最初都接受了在联合国主持下将全力有条不紊地转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安排，但随后变会提出异议，抛出一些与第435(1978)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不相符合的因素。

事实上，南非已经证明它能够在谈判中采取推诿并寻找各种借口，把可能达成的协议推入死胡同，南非在这一点上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本事。

我们也应从南非为进一步巩固在纳米比亚的地位而不停地进行努力这方面来看待南非这种虚伪和背叛的固定模式。在这一方面，我要特别强调印度尼西亚对该领土全面军事化的严重关注，这一领土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一个荷枪实弹的南非士兵看押着12个纳米比亚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此外，南非继续加紧纳米比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残酷剥削。南非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完全不顾纳米比亚理事会有关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向纳米比亚提供道义上使人厌恶的投资，以此来支持并煽动比勒陀利亚。并且，南非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国内造成社会和政治分裂的企图，成立了许多虚假的政治党派和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妄想造成既成事实。纳米比亚人民也成为种族隔离政权一切辱没人格的政策和作法的牺牲品。因此，南非始终采取一系列的压制性措施，企图使纳米比亚人民就犯。

印度尼西亚正是基于这些明显现实来看待为在西南非洲地区实现和平并保证纳米比亚独立奠定基础而举行的四方会谈的。但已有的迹象表明，南非已经开始故作姿态，撤回了先前作出的承诺并发出蓄谋已久和迷惑对方的信号，这实在令人遗

憾。我想各位代表都清楚地知道开始施行联合国计划最后期限的1988年11月1日已经过去，而南非却提出把1989年1月1日作为最后期限，并仍然坚持把外部问题与纳米比亚独立相联系。这种局势只能使我们产生早已目睹的感觉，我们以前确实有过这种感觉。因此，印度尼西亚不得不提出自己的预感，南非可能又再玩弄阴险的外交把戏，为自己赢得时间，最终破坏整个进程。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正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最终可能取得成功，因为这些谈判已经导致南非军队从安哥拉南部撤出，并在纳米比亚实现了普遍停止武装敌对行动。这些事态的本身就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改善了纳米比亚问题获得公正与和平解决的前景。我们强调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前线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已经对这些会谈表示了欢迎，希望能在该次区域实现和平、正义和独立。问题的关键是，虽然南非采取顽固不化的立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始终对外交倡议作出积极的响应，并与联合国进行了全面的合作，已为开始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寻找方法和手段。

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承认参加谈判的各个派别有权结束彼此间的冲突，即终止南非军队对安哥拉南部的占领，正是这有关四方——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以及作为调解人的美国是冲突的主要方面。印度尼西亚也认识到维护并巩固前线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安全是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同样深信向这些国家提供声援和有效的支持是这一斗争获胜的一个决定因素。我们希望已经开创的新的机会能够有助于为西南非洲的严重局势寻找一个永久的解决办法，并能用于使纳米比亚立即和无条件地非殖民化。

同时，印度尼西亚愿强调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只有三个有关方面：领土的非法占领国南非、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在独立前对该领土负有责任的管理当局联合国。因此，任何最后解决办法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接受，也必须由联合国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来执行。

在这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今年9月对南部非洲进行了工作访问、我们对访问所取得的结果感到欢欣鼓舞。访问还给联合国计划的执行作出了进一步的实际安排。随着确定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的协定草案和联合国向该领土派遣技术小组以估计援助团在行政、后勤和预算上的需求的最后确定，我们可以更有理由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然而，考虑到四方会谈的多变、复杂和不稳定，国际社会必须表示出最大的警惕和决心。确实，我们还没有理由自鸣得意，因为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没有得到执行，纳米比亚仍然被占领着。

如果南非仍然坚持采取拖延手段，要求那种不可接受的联系并修改联合国计划的条款，那么就必须通过具体的惩罚措施来体现联合国的集体意愿，进一步的让步和劝说只能象过去一样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更加胆大妄为。因此，印度尼西亚支持尽早召开安理会的呼吁，使安理会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或者根据联合国计划的条款通过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决议，或者如果南非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简而言之，不论局势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以纳米比亚独立为首要目标。

最后，我愿重申，印度尼西亚对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正当的寻求自由、正义和独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声援和承诺。印度尼西亚一如既往的向他们提供具有原则性的援助，也向一切为立即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国际努力提供原则的援助。

我们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采取行动。联合国有责任施加必要的压力，迫使南非履行其国际义务。我们也应抱有这一信念，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10年后的今天，我们绝不应再拖延忠实地执行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皮塔卡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已经将近10年了,而联合国决定停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已有20多年了。然而,这个崇高的国际机构仍然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这一问题继续列入大会的议程,因为在纳米比亚的局势并没有改变,同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剥夺遭受苦难的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在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家园里自由生活的合法的国家权利。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实施这种分割的政策,使纳米比亚成为所有纳米比亚人民的大监狱,同时成为对独立的前线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武装恐怖主义干涉的基地,这种政策多年来成为国际公众强烈谴责和极大愤慨的目标。

阿尔巴尼亚人民也非常注意和关注纳米比亚人民所遭受的非人道的待遇以及他们反对南非占领当局的反抗和大规模抵抗运动,以及该种族主义政权所使用的前所未有的暴力、屠杀、种族灭绝和政治阴谋。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并支持和同情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加强其武装抵抗。阿尔巴尼亚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进一步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大国在需要保卫其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利益的时候将与最为黑暗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力量站在一起。我们提醒各位注意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对南非血腥政权所给予的支持和全面援助,向它提供军备和其他用于血腥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抵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其他手段。这种支持和援助是因为他们有着维持对人民统治和压迫以及维持新殖民主义制度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支持和援助使纳米比亚人民的悲剧持久化,同时也威胁和破坏了邻近国家的安全。这种支持进一步纵容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对诸如博茨瓦纳、赞比亚、安哥拉等其他主权国家进行危险的冒险行动和恐怖及侵略行为,因此造成了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时,不难看出南非的傲慢和侵略性以及纳米比亚当今的现实也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以及它们在富饶的非洲大陆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

义利益的冲突。 帝国主义者认为只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这些国家实行统治他们就更容易掠夺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铀和钻石矿藏。 纳米比亚的地理位置，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美国保卫其新殖民主义利益的需要是美国帝国主义依赖南非政权的一些原因，美国已将南非变成它在这一地区的宪兵。 长久以来它一直进行所谓建设性接触，为自己保留决定和平命运的权利。 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目前企图实现的目标之一是要证明它们能够解决每一项争端、问题或冲突——包括非洲的问题——其出发点就是进行无数的阴谋和操纵，目的在于维护和恢复其新殖民主义者的地位。 这些阴谋是它们的企图的升级，目的是在可能的条件下或是维持或是建立其经济和政治存在，方式是向非洲人民提供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这就是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必须屈从于其他本质上与这一根本问题毫无相关的问题的原因。 此外，也使用了无数的阴谋，轮番地施加政治压力和种种阴谋诡计，目的在于将人民分裂成种族和部族集团。 公开的暴力以及政治和外交阴谋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最喜欢使用的手段，这些都得到了美国的一贯支持。

一些会员国的代表——以及今天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代表——在其发言中强调了纳米比亚人民所经历的痛苦、具有法西斯性质的残酷的压迫和暴力、以及非人道的待遇和国家的破坏。 然而，纳米比亚人民从未放弃过他们的英勇的抵抗，他们通过扩大和加强其斗争来对付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 他们坚决反对其政治阴谋并对占领当局为吞并诸如沃尔维斯湾、卡普里维地带和群岛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纳米比亚领土所实施的措施进行斗争。

几十年的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制度并未能使纳米比亚人民屈服，纳米比亚人民把取得最终的自由和独立作为他们最珍惜的事业。 从纳米比亚人民中产生了自由战士和他们的领导组织西南非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不断地支持和捍卫这些战士和组织。 今年5月成千上万的纳米比亚人民走上街头纪念卡辛加大屠杀纪念日，这次大屠杀是种族主义为消灭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战士所进行的一次行动。

鉴于纳米比亚的形势以及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的、合法的和真正的代表西南

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所进行英勇斗争，很明显南非种族主义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将是短命的。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一再证明帝国主义大国从未自愿地，出自愿意给予殖民地国家独立而撤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占领的斗争和抵抗它们的武装斗争是走向自由和独立的每一步的前提。因此，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归根结底来说，是纳米比亚人民顽强斗争及其各种形式的不屈不挠地抵抗的结果。这些抵抗包括大规模示威游行和与种族主义者的冲突，甚至是武装冲突。这是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全面斗争的一部分；它证明了人民的无限的力量及其生命力，它来源于自由和独立的理想，来源于追求自决和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合法愿望。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政府一贯表明他们毫不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的民族事业。我们充分相信通过坚决的斗争和努力他们将战胜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并将最终享受他们长久的艰苦斗争的成果，并使其国家走向自由和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砸碎殖民占领和控制的枷锁之后，新的主权的纳米比亚国家将获得它在我们组织的其他会员国中当之无愧的地位。

巴格贝尼·阿代托·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丹特·卡普托先生非常干练有效的主持着本届会议，自本届会议开始以来呈现出的令人鼓舞的气氛的特点是，开始和平解决一些区域冲突，这样，许多代表团感到将在同样的背景下和以同样的精神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在伦敦、开罗、纽约、布拉柴维尔、日内瓦和其它地方举行的四方会谈的各个阶段使我们相信，关于以和平方式全面解决南部非洲局势的基本原则将转变为具体协议，长期目标是为在合作领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和为在南部非洲次区域各国之间建立信任、谅解与和平的友好关系而创造有利气氛。这些众所周知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纳米比亚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514(XV)和2145(XXI)号决议以及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其它决议所享有的自决与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纳米比亚人民为获得自由而进行斗争的合法性是这些基本原则合乎逻辑的结果。纳米比亚

在获得独立时必须通过保留住作为纳米比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沃尔维斯湾、彭格温群岛和其它近海岛屿来维持其领土完整。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国家间或有关解放和独立的一切冲突和争端都是通过对话和谈判获得解决的。因此，扎伊尔代表团鼓励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四方会谈，因为这些会谈几乎包括了对南部非洲局势感兴趣的所有有关各方，进尔有希望促进实施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435(1978)、439(1978)、532(1983)、539(1983)和566(1985)号决议以及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有关决议。

在纳米比亚根据我所提到的各项决议实现真正自决与独立之前，联合国继续对其负有直接责任。因此，联合国在四方谈判中应发挥基本作用，以便协助有关各方朝着具有达成有生气的妥协而努力。因此，我国代表团建议，应该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或《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代表联合国参加谈判。如同在日内瓦举行、导致和平计划的有关阿富汗、西撒哈拉和两伊冲突问题的会议一样，联合国秘书长和负责纳米比亚问题的所有机构应该不遗余力的禁止这些谈判中冲突一方采取的任何消极作法。

联合国代表出席谈判将保证会谈所产生协议的实施，因为联合国有确保所有有关各方遵守停火和以联合国特别部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手段；最近诺贝尔的和平奖的授予承认了联合国特殊部队的能力和效力。

南部非洲局势的全面和平和政治解决的基础必须是，立即无条件停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所有外国武装部队从该地区撤出和根据第1514(XV)号决议使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行使自决与独立权利。

扎伊尔认为，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我们正在庆祝第435(1978)号决议十周年——所认可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是国际上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必须毫不拖延地予以实施。

扎伊尔代表团重申声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并敦促它不惜必须承担的牺牲和损

失，继续进行解放斗争。它合作的愿望和在政治、外交领域的远见赢得了国际社会对其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真正代表的素质和长处的承认。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代表团十分希望目前在日内瓦举行的四方谈判将迅速导致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承认，这样它便能够承担其实施会议中产生的协议的任务，特别是通过使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所代表的人民获得独立来承担这一任务。

题为“南非对领土的非法占领所产生的纳米比亚局势”的决议草案A的执行部分第7段建议，大会重申其决定，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应根据其使命在纳米比亚建立管理当局，以便结束种族主义南非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目前的局势使我们相信，四方谈判将能够促进实施该决定的进程，因为，虽然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没有参加会谈，但根据第2248(S-V)号决议授予它的使命，该理事会在独立之前是纳米比亚的合法管理当局。

此外，虽然我国代表团支持关于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决议草案B，但我们感到，决议草案至少应该谈到目前正在举行的谈判；谈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同样，关于有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工作方案的决议草案C，决议草案也应该重新确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所有谈判背景下的作用，这些谈判的主要目标是纳米比亚独立。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支持理事会的一切努力，并为此而祝贺理事会主席。

我国代表团支持关于为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而传播新闻和动员国际公众舆论的决议草案D和关于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决议草案E，并真诚希望，参加目前谈判的所有有关各方将在不远将来就纳米比亚独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便使其能够成为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成员。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安全理事会通过要求立即给予纳米比亚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的第435(1978)号决议十年之后，我们再次辩论这个国家被殖民占领的问题。

该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愿，是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这一冲突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

纳米比亚的爱国者为使自己的国家跻身于世界独立国家之林而走过了漫长和艰苦的道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发展了坚忍不拔的斗争，以确保每一个人履行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即自己的独立。南非为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而设置了种种障碍，但这些障碍都被一个决心实现自己宝贵的独立目标的人民的愿望所扫除。南非还利用纳米比亚领土进攻安哥拉，派遣其部队到安哥拉的南部，公然无视国际行为的准则、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大会的要求。

事情的演变证明了南非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因此，南非于去年动用军队，试图占领安哥拉南部的一个战略目标：奎图夸纳瓦莱。在那里，安哥拉和古巴的联合部队痛击并打败了入侵的军队，从而捍卫了安哥拉的领土完整。那次行动标志着这一旷日持久的冲突出现了质量上的变化，是使西南非洲地区出现今天的新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创造了有利于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和纳米比亚独立的条件。

在过去一年中，南非、安哥拉、古巴联合代表团和作为斡旋者的美国进行了四方会谈。这些会谈已使南非军队从安哥拉南部撤出。目前正在讨论在没有歪曲和修改的情况下严格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件。同样，这一谈判进程所产生的任何公正的协议都必须明确无误的保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

古巴一直同安哥拉一道本着建设性和崇高的精神，参加这些谈判以便为通过谈判寻求有价值和有尊严的方法解决这一局势作出贡献。我们并不想侮辱任何一方；相反，我们决心使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得到尊重，使纳米比亚根据安全理事会十年前达成的协议取得独立。

我们是怀着对在西南非洲建立和平作出贡献的坚定意图参加谈判的，在这一地

* 主席回到席位。

区，由于种族隔离政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动乱。

对于十三年前对声援安哥拉的呼吁作出反应的古巴国际主义军队来说，能够在返回家乡时知道自己所作的也对终止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的最后残余之一作出了贡献，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我们认为有必要具体指出，我们在这些谈判中自始至终持有的立场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借此机会坚决反对下列恶意中伤和谣言，即古巴和安哥拉对拖延开始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开始实施日期本定于今年11月1日——负有责任。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妨碍将国际社会使纳米比亚迅速获得独立的决心变成事实的正是南非。南非正在该领土采取某些违背了其关于愿意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声明的步骤；因为南非正加强其在纳米比亚的军队，在沃尔维斯湾军事演习，加紧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并指派士兵在那些学生支持独立要求的机构担任教师。

我们在此论坛上呼吁南非倾听国际社会的意愿，终止此类行动，这些行动拖延了必须以全面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为结局的谈判进程。

最近在大会进行的一般性辩论再次表明了绝大多数国家对使纳米比亚摆脱殖民主义漫漫长夜深为关切。在一般性辩论的154位发言者中，有139位国家元首、外交部长或特使坚定的表示支持纳米比亚尽早独立，支持西南非民组。南非和那些对其提供秘密帮助的人必须从世界各国政府在大会发出的几乎一致的呼声中得出适当的结论。

在此，我们认为应当重申一下我国外交部长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卡先生最近在这一论坛上所说的话：

“古巴并不是要寻求军事胜利。古巴不想让任何人丢脸。古巴仅仅是为了维护安哥拉的独立、为使纳米比亚问题的谈判得到进展、使非洲的那一部分获得和平与安全作出自己的微小的贡献。因此，古巴要继续参与上述谈判，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尽管古巴清楚的知道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很多，而且

谈判需要时间和精力。” (A/43/PV.11, 第 40 页)

古巴认为,我们也希望此时此刻明确无误的指出,四方谈判的结果——即谈判有可能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支持,安全理事会应作为这一协议的保证者采取行动,从而突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独立负有的责任。因此,参加四方谈判的国家必须在联合国总部使协议的文本正式定案。

我国代表团希望表达其对于某些报告的深切担忧,因为这些报告指出为使安理会第 435(1978)号决议生效,原先所制定的计划的执行并没有获得任何预算资源。没有任何理由对于执行该决议的原定计划进行修改。在纳米比亚爱国者洒下鲜血,许许多多安哥拉斗士和古巴国际主义战士倒在安哥拉的土地上的同时人们要等上十年才能执行安理会这一决定,这毫无意义。现在,假如人们接受以没有任何可用资金为借口,对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及其执行计划采取讽刺行为歪曲或篡改,那将是对国际社会感情和联合国信誉与有效性的一种嘲笑。

我们要请大家提防有人采取任何行动,损害已经为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而制定的进程。我们也强调有必要对于过渡行动的适当进行提供充分的国际保障。只有联合国部队才能确保必要的平衡,保证纳米比亚的选举将真正而公正地进行。

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大量拖欠联合国会费的国家有特别的责任和资源来满足由于一块领土获得独立而造成的财政需要。这一块领土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殖民剥削之下。

说到这里,我回顾起古巴独立之父,何塞·马蒂曾经说过:

“假如说我对于任何重要问题保持了静默,那是软弱;我已经说了该说的话。”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安理会第 435(1978)号决议通过十周年纪念刚过两周,大会现在就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这份决议是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和平解决该问题的基础。它也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有努力的基础。

科威特国重申纳米比亚人民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并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实现自决和民族独立，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该组织值得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因为它在军事和外交战线上，为了使纳米比亚从种族主义压迫和非法占领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进行了正当的斗争。

南非占领当局继续加强其在纳米比亚的镇压行为。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依然处于所有形式的恫吓、屠杀、折磨和掠夺之下，财产遭受毁坏，无辜平民不经审判而多年遭受监禁。

因此，我们要特别赞扬那一英勇民族针对残暴的占领军队而采取的坚定立场。据报道，针对南非压迫的普遍反抗势头正在不断加强。还有报道说，在全国，所有由南非当局管理的学校都出现了持续的罢课，工会运动的行动继续有增无减。

纳米比亚问题基本上是非法占领和殖民化的问题。因此，国际法律机构要求纳米比亚的独立不要与解决任何与问题毫无关联的次要问题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了世界公众对于南非要继续统治该领土，征服其人民，阻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385(1976)号决议分别批准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执行所表示的愤慨。

联合国已经对纳米比亚领土负起了直接的责任。这是联合国第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它已经肩负起国际责任，恢复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并实现国际社会的愿望，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行使自己的主权。在这一重大责任的基础上，国际社会要求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确保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所有情况下都履行其针对该领土所承担的责任，并使其完全摆脱任何压力或政治先决条件的影响。

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再次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因为南非辜负了国际社会的期望，未能向今年8月份在日内瓦四方谈判中该国代表团所同意的那样，如期地在11月1日执行安全理事会

第435(1978)号决议。

我国与国际社会一样，欢迎现在正在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谈判。那些会谈在11月11日恢复进行。我们祈祷这些谈判能够圆满成功，以便能够很快地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然而，以武力和镇压为基础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西方世界少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下，并借助外国经济财团的继续活动，坚持其拖延和摇摆不定的态度。这个国际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因而相信，有必要对南非施加更强大的经济压力，对其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同时也有必要促使我所提及的少数国家停止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一切形式的军事勾结与合作。

由于比勒陀利亚制度强加于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无法估量的痛苦，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论点，即：不能采取这样的制裁，因为他们将使这些人民遭受更大的痛苦。在这方面，我们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1号法令，包括对至今尚未承认第1号法令的合法性的政府施加压力。这是对违反该法令的公司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之外的另一措施。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谴责建立所谓的纳米比亚临时政府，南非企图在那里制造这样一个傀儡实体，不顾被占领人民的意愿，未经它们的同意，把殖民主义的经济机构强加于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民，使他们继续处于被奴役、受贫困和被剥夺一切的状况之中。我们同样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继续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其恐怖活动和一再进攻前线国家和邻国的基地。因为这些国家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英勇抵抗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

我们谴责占领支持反占领，并支持占领枷锁下的人们的一切权利。我们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释放纳米比亚的英勇的政治犯，停止对纳米比亚人实行义务兵役制，把他们征入种族主义的占领军和部族部队内，停止使用雇佣军镇压纳米比亚人民。我们谴责比勒陀利亚采取的一切镇压措施，镇压纳米比亚的人民组织，工会，学生组织，宗教领袖及新闻界。

我们并再次借此机会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它们完整领土内的自决权利。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包括沃尔维斯海湾，彭格温岛屿和所有纳米比亚近海岛屿，这是纳米比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应和其他没有关系的问题联在一起，或者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今年标志着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和宣言南非在纳米比亚存在的非法性二十周年。 尽管经过了那么多岁月，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基本人权，即：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自己领土上的权利，因此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主要道义义务是应尽一切努力结束这种境况，恢复纳米比亚人民合法权利。 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目的，国际社会必须给予纳米比亚人民一切道义、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持。 并支持他们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英勇斗争。 我们相信这一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圆满的胜利，并且相信纳米比亚人民通过他们斗争并且在所有争取自由和和平的人民的不断支持下，纳米比亚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民族独立。

乌尔德·穆罕默德·莱明先生（毛里求斯）（以法语发言）：纳米比亚问题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列入议事日程，并且在我们每年度的辩论和其他一些特别会议上再三地进行了讨论。 在此期间，安理会和本组织的其他一些附属机构也有理由考虑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机构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就纳米比亚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决定。

大会在其第二十一届会议上结束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托管，并决定将这一领土置于联合国直接负责之下。 这一决议将根据历史的发展，根据联合国宪章，并根据大会的有关决议开始纳米比亚自决和真正独立的进程。 然而，二十年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南非无视国际法，极力巩固其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

由于这是一个异常的局势，本组织并已担负其对纳米比亚取得自决、自由和独立的直接责任，大会因而在去年决定，如果安理会在1988年9月29日前不能通过具体的措施迫使南非合作执行435（1978）号决议，大会将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宪章，审查将要采取的步骤。

纳米比亚人民遭到了难以忍受的统治和压迫。 除了经受殖民统治带来的艰苦

磨难外，纳米比亚人民受到了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压迫。 纳米比亚人民遭到了有计划的残暴的压迫，纳米比亚的领土被用来对其邻国进行侵略和干扰的跳板。

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磨难这是给国际社会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且是公然践踏国际法的行为。 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一形势下，联合国就更有必要在这一国际领土上担负起责任。 应立即坚决努力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尽早地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由、独立权利。

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乃是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 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执行这一决议是我们主张的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国家的特别责任。应该更进一步孤立南非，因为最有效的压力仍然是根据《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对南非进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尤其有必要对南非严格地有力地实施安理会关于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的第418(1978)号决议。

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唯一真正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各战线上勇敢地对抗种族隔离政权。他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给予非法占领严厉的打击。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对这一合法的勇敢的斗争予以全力的物质和道德支持。

毛里求里声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应该的。 因为这是建立在把我们两个民族团结起来的各种联系之上的。 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事之一，我们积极欢迎任何有助于加速获得这一独立的行动。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满意地看到南部非洲正在进行的会谈；我们知道种族隔离政权将屈服于武装斗争的团结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压力。

因此，本组织应采取具体措施迫使南非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执行联合国的决定和决议。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能够消除由于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引起的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该领土的唯一合法的行政当局。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正积极地参加到这一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正义和崇高的工作中去。 我们希望再次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不懈努力表示赞扬。

范尊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国际关系现在正在从多年的紧张局势和对峙走向对话和合作。最近的积极发展对解决地区和全球范围的许多紧迫性问题带来了一线希望和和平的前景。由于苏联和美国签署和批准《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在真正核裁军方面首次出现了突破。从阿富汗到南部非洲，从塞浦路斯、海湾到西撒哈拉，争取政治解决世界各地问题的和平会谈已经走出了死胡同。所取得的结果虽然程度不同，但他们却为通过政治方法和对话解决地区性冲突和争端开创了真正的前景。这些令人鼓舞的发展仅仅是一个开端。仍然有人顽固反对这一变化进程。这些对峙和干涉的力量正在谋求阻碍或扭转正在进行的对话趋势，并限制或破坏已经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当该进程尚处在一个初步的、脆弱的阶段时尤为如此。中美洲、中东、东南亚或南部非洲的经验都表明，只有消除问题的根源，消除反动势力——不管是种族隔离、种族灭绝还是外来干涉，谋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进程才能得到加速并取得成果。国际社会完全意识到所涉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它必须加强其政治意愿，以便使至今已经取得的进展得以持久以及更有效地迎接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纳米比亚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考验我们消除长期殖民主义遗产的政治意愿和共同努力的试金石。这一问题提出的挑战是十分典型的。

20多年来，纳米比亚一直是一个独特的问题，由于联合国通过了历史性的第2145（XXI）号决议，它对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和自决承担了直接的责任。联合国承担责任获得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是纳米比亚仍未获得自由。直至今日，殖民主义100多年来的残暴和邪恶的旧形式仍在继续；更糟的是，南非将种族隔离这一最令人反感的殖民主义形式扩展到该领土。大规模的、无缘无故的逮捕、拘留、镇压、屠杀和有增无减的剥削继续是这一痛苦人民的日常经历。纳米比亚人在种族主义政权的残暴的手中在继续流泪和流血。然而，语言对此难以并不可能完全表述。而另一方面南非却继续其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不断攻击前线国家，使该地区不断地充满危险和不稳定。所有这些都源于种族隔离这一根

源，种族隔离被普遍认为不能够改革而必须予以消除。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致力于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和自决的斗争，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在这个问题上，关于采取全球规模的集体努力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全世界都要求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终止作为该占领基础的种族隔离及其所有实际表现形式。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设想了一个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自从该计划于1978年通过以来，它一直是纳米比亚独立唯一的、普遍接受的基础。10年过去了，但是该决议尚未得到执行。南非在一些国家的帮助下多年来一直厚颜无耻地蔑视世界公众舆论。也是在这种支持下，南非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谋求阻挠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它提出了一些毫无根据的和无关紧要的问题，诸如被国际社会所完全拒绝的“联系”政策。

由于世界上正在出现的有利条件，在西南非洲旨在加速谋求政治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外交努力最近得到了加强。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01(1987)号决议对他的授权，对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的工作作出了实际的安排，向该地区派出的一个技术小组，并与有关各方进行磋商。

现在正在进行的四方谈判使人们对最终找到一个该地区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抱有希望。我们支持安哥拉和古巴在这一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中的正确立场和建设性态度，这一外交努力是要争取实现能够保证安哥拉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以及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的解决方案。南非当局必须严格遵守达成的协议，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设立任何新的人为障碍。

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一贯得到我们衷心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在这一讲坛进一步重申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一贯立场。我们也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促进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善意的态度。

在目前情况下，鉴于南非的欺诈和顽固的记录，国际社会决不能放松警惕。国际压力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加强，特别是通过对这一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持续得到加强。

那些迄今为止滥用否决权，阻碍安全理事会采取这方面行动的人应采取新的态度，加入世界大家庭，因为制裁是迫使南非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结束其种族隔离政策的最有效的和平手段。

纳米比亚问题同我们时代其他许多燃眉的问题一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巨大的努力和坚决的行动。随着目前国际合作的扩大，我们进一步的共同努力和决心应最终带来纳米比亚独立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诺沃雷塔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我们再次开会，讨论早就该解决的问题。今年，我们并没有庆祝纳米比亚独立，而是无能为力的又一年，今年是通过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10周年。不幸的是，联合国迄今还没能为纳米比亚的解放作出决定性贡献，尽管整个国际社会甚至南非也以其狡猾的方式承认该领土上的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多年来，我们坚决不断的要求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并向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提供援助，而南非却作出对抗反应，最多显得屈服于国际压力，而实际上作出粉饰性的变革。*

不幸的是，比勒陀利亚不断成功的使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不能实现，而同时疯狂地阻止国际社会在大会包括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和决定中所表现出的愿望。比勒陀利亚企图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摧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所有国内的反对组织。比勒陀利亚对邻国采取军事行动或政治颠覆行动，试图结束这些国家对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

由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作出了努力，今年我们在解决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进

* 副主席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主持会议。

程中取得了进展。最近几个月出现了和平解决西南非洲的新的前景。安哥拉与古巴在由美国调停的与南非的四方谈判中所表现出的建设性立场和灵活性为解决纳米比亚人民自治的具体问题提供了真正可能性。我们衷心希望会谈能够成功结束，尽早达成协议。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符合该地区以及整个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因此，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波兰愿再次重申愿在施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比勒陀利亚多年对纳米比亚的疯狂统治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诚意和准备。

纳米比亚北部的占领军越来越多。由于安全警察的骚扰，据估计有五千年轻人逃离该国；南非策划了针对工会运动的新的立法，在和谈的背景下，于1988年10月11日对该领土上唯一独立报纸《纳米比亚人》发动了蓄谋的纵火袭击。

还令人不安的是最近南非国防部队的武装士兵在纳米比亚村庄游说，登记名字身份号其地址，让居民表明其政治倾向的报道。难道这一行动不应被认为是对在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先发制人吗？联合国难道不应提高警惕吗？

在目前的局势下，为保证解决该问题的进程持续下去，联合国以及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制订一个明确的方案是非常重要和有用的。为此，我们愿赞扬西南非民组不断致力于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以及为实施该计划进行充分合作。

今天，一个伟大和友好的亚洲国家印度开始进行长达12个月的纪念活动，纪念于1889年11月14日诞生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生日，尼赫鲁是该国的缔造者，他自1947年独立至1964年逝世担任第一任总理。我愿回顾他的一些明智和令人鼓舞的话来赞扬这位杰出的政治家：

“我认为，南非联盟的种族政策与任何东西相比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并且对世界的

未来更危险。使我吃惊的是，一些国家特别是主张民族传统以及投票赞成《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的国家对南非联盟的种族政策表明了非常有节制的态度或者甚至不表明任何立场。这不仅仅是个政策问题。我要指出一个国家这样作在国际上是最大的道德败坏。”

很清楚，纳米比亚是道德败坏和不人道的牺牲品。那些援助比勒陀利亚的国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悲惨处境负有道德责任。

总之，我们再次表明完全支持和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为解放和平等权利进行正义和英勇的斗争。我们深信，对该国非法占领的日子不长了，纳米比亚不久将在世界大家庭中获得合法席位。

阿塔女士（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本届大会我国代表团团长，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已在1988年9月29日在本组织的发言中就塔卜托先生当选向他表示了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祝贺。因此，我仅重复他的意思，向主席保证我们与他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继续合作，帮助履行他们的繁重工作。我们对他迄今的指导完全满意，我们相信他的广泛阅历和巨大的外交才能将使本届会议能够获得成功的结果。

尼日利亚代表团高度重视正在审议中的议程项目。这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尼日利亚是本世纪中叶非洲发生的非殖民化必然进程的产物，而且也因为我们认为纳米比亚情况特殊。在所剩下的大约19个殖民和附属领土中，纳米比亚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联合国终止了给予种族主义管理国政府的委任统治，直接承担了对这块领土的责任。纳米比亚情况之所以独一无二还因为它具有一个商定的框架，即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批准的旨在指导这块领土获得独立的《联合国计划》。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联合国终止种族主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伪任统治已有22年，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也有10年了，但纳米比亚仍然是附属殖民地。然而，种族隔离南非之所以态度傲慢，并敢于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表示

轻视，其直接原因是因为它继续从一些国家那里得到支持、安慰和援助，而这些国家中，有一些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主要制定者。令人遗憾的是，10年来，批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工作一直受到挫折和阻碍，这完全是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挑战。更令人遗憾的是，种族隔离南非之所以敢无视联合国的指令，是因为受到一些国家的鼓励和支持，这些国家也曾经和其他国家一起作出艰苦努力，使第435(1978)号决议终于获得通过。我们认为，那些在制订和谈判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案中起关键作用的国家通过坚持一些无关的问题，参与破坏这一计划的执行，这种做法是虚伪的。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它所批准的联合国计划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最好的民主手段。这项决议既不强求纳米比亚人接受他们不喜欢的解决办法，也不强行建立不是纳米比亚人自己选择的政府、解放运动或政党。除了别的以外，该决议还设想停止敌对行为、让纳米比亚难民和离乡背井者和平返回家园、组织自由公平的选举，同时选出纳米比亚立宪会议和民主政府，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严密和公正的监督下进行。上述这些民主原则和进程是一些国家宣布并向其他国家推荐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运动，一再反复表示愿意实行并接受纳米比亚人民的民主裁决。它从来没有动摇过致力于全面奋力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决心。因此，西南非民组坚决致力于和平、民主解决这一问题的行动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和支持。

秘书长在许多报告中指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个必要条件已经符合。但是，种族主义南非及其盟国继续阻碍并借口拖延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开始执行，坚持一些不相关的问题，拖延——如果不是彻底阻止的话——早就该实现的纳米比亚独立和自由。南非使用了一切手段，包括把它精选出来的、不具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

尼日利亚感到震惊的是，那些自称为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南非策略的目的。我们对那些公开和秘密支持维护种族隔离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进行压制的行为感到不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支持种族主义南非的国家，其本身正是300年来人类争取自由、平等和尊严斗争历史的开创者。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通过群众示威、新闻媒介、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表示不赞成本国政府关于种族隔离南非的缺乏辨别力的政策。我们要求有关国家政府注意本国公民表达的愿望，停止支持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

我们不得不指出，除了加紧镇压和压迫纳米比亚人民的活动中，1988年11月1日是在非常平静的气氛中到来和离去的。虽然纳米比亚表示支持和鼓励为实现目前正在进行的四方谈判宣布为其目标的和平解决作出的努力，我们不得不提醒国际社会保持谨慎和警惕，以防止出现自满情绪，背叛纳米比亚人民。安哥拉南部的种族主义占领军已经认识到，奎图夸纳瓦莱事件是忍耐的局限，侵略需要付出代价。士气低落的种族主义军队被迫撤走。南非也许正在拖延时间，以便再次阻碍和挫败《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执行。上述估价必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相信现在该是时候了，国际社会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巩固并普遍实施现行的针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各种根本不相同的措施。我们认为，必须一再强调种族隔离是一切文明人民所憎恨的，以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种族歧视、压迫和野蛮镇压的政策。此外，我们再次表示相信，并重申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要求按照《宪章》的第七章对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要求。我们相信第七章规定的行动是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国际社会必须立即结束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这些时代错误。应当立即停止种族隔离南非的顽固立场。

全体非洲人民的自由是最不容谈判，也不可逆转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开始席卷广阔的非洲大陆的自由和独立的狂飙绝不能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河岸上嘎然而止。它将吹向纳米布和卡拉哈里沙漠，穿过奥兰治河和非洲草原，进入波涛汹涌的好望角。历史站在纳米比亚人民一边。武力和对压迫者的公开或秘密支持都不能阻止他们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

归根结底,争取自由的斗争从来就没有时间限制;这个斗争将不断持续下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纳米比亚人民正在进行这样一场巨大的斗争,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都与他们站在一起。 纳米比亚人民是不会失败的。

戈舒先生 (埃塞俄比亚) (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再次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定期审议。 尽管国际社会与本国际组织协同作出了努力,纳米比亚这一独特的殖民领土仍旧处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占领之下,尽管我们热切希望,南非及其合作者们将合乎情理的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与独立,该领土已被有系统地变为军管式的矿产资源前哨,主要为多国公司的利益而服务。

尽管我们决心加快该领土的非殖民化过程,早日使纳米比亚成为我们这个由自由与独立国际所组成的家庭中的一员,种族主义政权的占领军仍旧固守在这片没有幸福的土地的所有地方。 对于纳米比亚的残酷非法占领依旧在继续进行;更有甚者种族主义政权公然将该领土变为一块跳板,在此向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进行国家恐怖主义、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活动。

众所周知的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提出了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该决议通过之后已过去了十年。 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希望该决议的执行或许能够最终使得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自 1978 年 9 月 29 日该决议通过以来所采取的态度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比勒陀利亚已表明它是玩弄花招和欺诈的老手,系统的在谈判项目上塞进一些外来问题,这种做法不仅阻挠了在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的范畴内进行谈判,而且使得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某些有关方面对此问题常常是推诿搪塞,或者是含糊其词,但我们则毫不含糊的重申,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是唯一受到普遍欢迎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框架。 因为只要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妄图不让纳米比亚人民得到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迄今为止纳米比亚问题的局势发展所具有的僵局与拖延特点就不可能迅速结束。

纳米比亚仍旧主要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该领土获得独立之前是纳米比亚的唯一合法行政机构。不过，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正处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在这方面我们要赞扬联合国及其坚韧不拔的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但我们同时也要强调应该不失时机的开始执行联合国第435(1978)号决议。

在这方面不妨简短的谈一谈有关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谈判方面所出现的形势。最近有关纳米比亚的日内瓦协定是为该领土独立所持续不断进行的国际运动的高潮。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标志着过去几年中为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由而进行的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努力获得了胜利；因而，这一胜利是对种族主义集团的一个沉重打击，有可能成为系统的在南非本身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前奏。

南非一贯专横顽固，用拖拉的伎俩来推迟纳米比亚的独立，鉴于这一情况，最好的做法是保持警惕，小心该种族主义政权又在玩弄骗人的把戏。

尽管我们对南非的意图有种种怀疑，我们仍然应该支持所有导致纳米比亚最终独立的谈判。我们认为，为促进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而所作的各种努力都是对纳米比亚人民有利的。如果这些值得赞扬的努力能够有助于和平这条大河的话，这些努力将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时，其领土在司法上必须是完整的。因而，这些进程应考虑到维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包括维护沃尔维斯湾、彭格温群岛与其它近海群岛的领土完整。当撰写南部非洲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历史时，对纳米比亚的英雄儿女所起的作用肯定将会是大书特书。在被非法占领的该领土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先锋领导下，纳米比亚的英雄儿女们已成功地打败了种族主义占领者。最说明问题的是我们看到南非政权——该政权是和平的头号敌人，臭名昭著——居然忽然要求就纳米比亚进行谈判和和平对话——南非政权若没有在南部非洲和纳米比亚遭受致命打击的话是不会这样作的。因而，我国代表团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战士们和奎图夸、纳瓦莱的英雄们致敬，并向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表示敬意——这些国家是

南非破坏稳定活动与国家恐怖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但仍坚定不移地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爱国者的斗争。

在纳米比亚朝着独立长征的最后关头，国际社会应进一步支持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其唯一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表明国际社会致力于纳米比亚的事业，提供各种援助都将有助于加速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相反，在提供重要援助方面所出现的任何拖延都肯定会成为南非占领军的又一个有利因素。因而，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支持的价值将取决于我们今天是否能够迅速行动。我们已走过漫长的道路，只能沿着我们迄今为止所走过的这条高尚道路继续往前走。

埃塞俄比亚荣幸地提请国际法院注意纳米比亚问题，作为这样一个会员国埃塞俄比亚自然一向十分注意这一重大问题。埃塞俄比亚一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向纳米比亚的爱国者们提供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

因而，我愿借此机会重申，埃塞俄比亚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独立、正义与和平所进行的斗争。

H·R·乔杜里先生（孟加拉）（以英语发言）：在这个时候还允许种族主义占领的恶性肿瘤继续扩散灭绝种族，这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悲剧。在纳米比亚实行的暴政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赤裸裸。在这块不幸的土地上殖民主义在横行。今天，非洲的灵魂在痛苦中叫喊，而造成痛苦者比勒陀利亚确仍然在肆无忌惮地倒行逆施。假如纳米比亚的痛苦是一大悲剧，我们对南非的容忍就是一大罪孽。

纳米比亚人民的灾难深重。他们的四肢被束缚，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他们的资源被掠夺。比勒陀利亚还企图使他们麻木，欺骗他们说皮肤越白其文化就越优越。

几十年来国际社会试图同南非讲道理。至今国际社会的努力都是图劳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绝望。现在我们有必要进行冷静地思考，冷静的分析，采取共同行动。尽管现在出现了解决问题的一丝希望，我们不能因此而心安理得。

我们必须制订计划，实施我们的方案——我们的方案正处于我们所希望的最后阶段——永久的清除种族隔离政权在非洲社会遗留下来的镇压的痕迹。

然而，问题并不是象看起来那样无法解决。的确有一个解决办法。这就是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特别紧迫的是有必要实施安全理事会1978年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通过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实施该决议的主要障碍在于南非的顽固不化。大会这个万国议会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而比勒陀利亚政权却始终无视这些决议。我们强烈谴责南非的这种态度。

博塔政权似乎没有理性也不讲逻辑。因此，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得采取强制措施。要说什么时候可以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措施的话，那就是现在如果帮助南非增强其军事力量，那是很不明智的，会起破坏稳定的作用。

我们还必须从经济上孤立南非。那些仍然记得在英属印度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的人将能回顾其抵制货物是一种多么有效的非暴力武器。如果全世界能抵制南非货物，那么这象比勒陀利亚发出的信号将是十分清楚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南非在1985年6月企图在温得和克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以此来欺骗世界。但是，南非没有能够挡住我们的眼睛。南非企图搞舆论封锁，结果却欲盖弥彰。我们绝不能允许博塔政府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和与此无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也绝不能允许南非继续不顾纳米比亚理事会1号令无耻地掠夺纳米比亚资源。

的确，纳米比亚问题使我们感到愤怒，但是，他也激发了我们的勇气和信心。孟加拉向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致敬，支持他们为反对压迫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我们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光荣领导表示赞赏，该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我们支持西南非民组解放本国人民的决心。

我们永远与非洲前线国家站在一起，这些国家正在对比勒陀利亚的倒行逆施进

行英勇的抵抗。我们高度赞扬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专员伯恩特·卡尔森和其他人为了给世界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带来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

孟加拉人民一向珍视纳米比亚事业。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我们一向争取为纳米比亚独立做出我们的微薄贡献。我们参加了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此来支持过渡。假如纳米比亚独立之后要分享我们渡过独立初期的难关的经验，孟加拉将会十分高兴的向纳米比亚提供此类经验。我们希望正在进行之中的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讨论将能找到能被斗争中的英雄的纳米比亚所接受的解决办法。考虑到上述目标，孟加拉代表团将对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无疑今天南非经过长期黑暗和痛苦之后会出现黎明。正如诗人约翰·济慈所说的，午夜时将有晨曦微露。我们屏住呼吸，等待着纳米比亚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线曙光。在等待的过程中也许还要进行斗争，但是为达到我们目标的斗争是崇高的，斗争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值得的。

郎斯莱特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四十年前，大会否决了一项要把西南非洲即现在的纳米比亚并入南非联盟的建议，大会建议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二十年后，在1966年，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辖权，并承担了在纳米比亚独立之前管理纳米比亚的责任。1978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批准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南非政府利用与此无关的问题阻止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实施该决议的努力没有得到成功。

南非阻碍外交进程，非法占领并利用纳米比亚的领土来对邻国，特别是安哥拉发动无端的侵略行径，多年来，这一直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根源。这些年来，纳米比亚人民一直在涉及到自己的生存、自决、独立、人权和尊严的基础问题上进行斗争。

今年五月古巴、安哥拉和南非在美国的调解下开始进行会谈，这样给那里的局

势带来了新的希望。 7月8日至10日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促成了安哥拉、古巴和南非在一系列为非洲西南区域奠定和平基础的重大的原则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种进展的第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南部，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在8月份就已经生效的实际上的停火。

挪威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旨在以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基础和平解决局势的谈判。 我们赞扬有关各方在这一进程中所作出的调解努力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和克制的态度，我们希望所有这些情况将继续发展，而不会倒退。 我们呼吁各方为迅速和全面解决局势继续作出努力。

挪威深信，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批准的解决计划为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提供了国际上接受的唯一的基础。 有关独立过渡的模式已经得到了一致的同意。 现在必须让纳米比亚人民根据这项解决计划，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挪威一向认为，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迫使南非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最有效的工具。 在纳米比亚问题实现和平解决之前，我们的立场仍然是这样。 在此之前，挪威这方面将继续奉行全面抵制南非的政策，去年7月20日生效的有关经济抵制的法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安全理事会就全面强制性制裁作出决定之前，我们敦促会员国采取自己国家的适当的行动。

最近的事态发展突出的表明，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作好准备。 我们深信，秘书长在被要求的情况下，随时准备采取必要的行政和其他实际的步骤，来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挪威随时准备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协助纳米比亚人民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已经提出捐助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并且同我们的北欧邻国进行合作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就纳米比亚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国家之后的发展合作采取一致的行动。

纳米比亚是非洲大陆潜在的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纳米比亚人民拥有自己自然

资源的权利必须得到各国的认真对待和尊重。挪威同国际社会一样对外国利益集团迅速和无理地掠夺这块领土的财富表示关注。我国代表团对纳米比亚近海捕鱼过多的严重情况表示惊讶，并期待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考虑到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并确保他们的海洋资源用来促进自己的利益。挪威政府仍然认为，全面勘测纳米比亚海岸的海洋资源是十分有益的。我希望重申挪威政府在大会去年的届会上提出在这方面给予切实的协助。我们也随时准备利用我们在立法等有关领域里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来保护近海的海洋资源，并勘测和利用这些资源，以促进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利益。

挪威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减缓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我希望重申我国政府明确地支持联合国为改变纳米比亚人民所蒙受的严重不公正的情况所作出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挪威有幸地捐助了联合国促进纳米比亚人民利益的各种活动，包括通过卢萨卡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和纳米比亚建国方案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也通过西南非人民组织在道义上援助纳米比亚难民，并将继续在需要的情况下提供这种援助。挪威呼吁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慷慨地捐助这些基金和活动。

去年，在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过程中，挪威代表团对联合国这一方面的最重要的机构，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发表了几点看法。虽然我国代表团为理事会的活动要旨表示赞扬，但是我们也对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建议的某些方面表示关切。今年，我高兴地指出，我们所关切的某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也请允许我在更为全面的范围内重申，在目前的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联合国的所有活动，包括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应当加以认真的检查，以确保有效和适当地利用资源。我国代表团过去几次对理事会在讨论会和会议方面的开支水平表示关切。我们建议过理事会应当将自己的努力集中在直接和切实地援助纳米比亚人民。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期待总有一天纳米比亚将在国际社会的大家庭里占据其合法的地位。我呼吁国际社会有效地促进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独立的纳米比亚国家。

扎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阿拉伯集团本月份主席将代表该集团的各成员，充分表达我们的观点。因此，我只想针对正在审议的问题作一点阐述。

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的这些年里，大会已经面临了一系列违反托管权终止的事件，包括南非声称不对联合国负责，执行其种族隔离政策，霸占纳米比亚领土，无视国际法院的判决，并蔑视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南非政府继续犯下非人道的罪行，造成痛苦，从而公然侮辱了人类尊严与价值。这种做法对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构成了一个威胁。

纳米比亚问题基本上是非殖民化的问题。因此，它必须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各项规定加以解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将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与安哥拉和某些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联系起来这样一个事实只不过是为了要转移注意力，为其占领提供借口，并将纳米比亚问题转化成一个国际争端。种族隔离政权通过执行这些政策，力图以使该领土军事化，并在那里设立白人团体的手段，分裂纳米比亚人民的团结。这已经导致纳米比亚社会的悲惨动乱。

为了达到其目的，种族主义政权也建立了当地部落武装和傀儡团体，并大量利用雇佣军竭力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

通过在南非全面军事战略的框架内与占领军进行合作，外国经济财团正直接地帮助南非对该领土继续实行非法占领。

鉴于这种形势，并考虑到南非与以色列进行合作来获得核武器这一情况以及它为了在非洲邻国造成动荡而进行侵略的行为，我们深深地关切在纳米比亚的危险局势。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其努力，使纳米比亚英勇的人民能够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国土内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权利。根据大会各有关决议，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不能损害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包括沃尔维斯湾和海岸外的岛屿。有关决议规定，这些领土是纳米比亚的组成部分；南非企图分裂沃尔

维斯湾及纳米比亚本土外的岛屿的任何行径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尽管我们深切地感激秘书长和联合国专员对早日结束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而作出的努力，但是，这一目标只能在下列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达到。首先，必须有国际上的一致，包括主要大国的一致，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能够针对藐视国际社会意愿的那些国家采取制裁措施。第二，我们必须动员世界公众舆论，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公布于众；必须根据1974年第二十九届大会所通过的决议，采取措施，保护纳米比亚领土完整及其自然资源。我们也必须要维护纳米比亚在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并使其国民作好准备，担负建立自己国家的重任。因此，必须根据大会上届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在该领土内建立一个行政当局。当然，我们欢迎已经而且正在进行的对话，因为这反映了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达成国际上能够接受的和平移交政权的解决措施，已经为期不远。然而，我们将谴责任何将一个毫无根据的选举制度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的企图，因为它很可能导致建立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制度，剥夺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果实。

我们确实赞扬前线国家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而作出的巨大牺牲。我们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多次采取的侵略行径，包括入侵和占领，因为这些行径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我们欢迎西南非人民组织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领导方式；其所采取的建设性、灵活性和一贯的态度；为配合联合国尽快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努力而与之进行的合作；欢迎它同意1988年8月10日为在安哥拉实现停火而签订的协议，并在南非正式签字停火之前遵守该协议。这一态度再一次表明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合作态度及其继续为寻求自身的自由与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决心，尽管南非政权制造了许多障碍。

独立意味着不受约束的自由，因为约束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范围，并限制了自己作出决定的能力。我们为纳米比亚人民的最近未来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它能使

纳米比亚人民建立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使他们能够在世界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因为对于作为解决地区和国际冲突框架的联合国所得到的信任已经开始得到加强。

贾勒特先生（利比里亚）（以英语发言）：正如在过去的20年中所作的一样，大会再一次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坚持不愿意结束其对于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殖民主义统治，蔑视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和决定。在不止21年之前，大会于1966年10月27日通过了2145（XXI）号决议，结束南非对于纳米比亚的托管权，并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的直接管理之下。根据1967年5月19日的2248（S-V）号决议的规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成为该领土的法律管理机构，直至其获得独立。

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开始第四十三届大会工作的时候，绝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参加一般性辩论的国家以某种程度的满意态度提到了本组织最近在解决一些冲突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并赞扬了秘书长在取得这些成果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人们提到了使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成为可能的阿富汗协定；提到了伊朗和伊拉克接受停火，停止它们之间的8年战争；提到了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接受联合国为举行公民投票，解决西撒哈拉问题而提出的建议；也提到了越南宣布在今年年底从柬埔寨撤出5万军队的声明。

很不幸，南非从纳米比亚的撤出却不能包括在这一份单子里。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在纳米比亚部署其军队，看来并没有任何撤出其军队、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打算。该决议是国际上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正如我们所知，在该决议中所包括的解决方案中规定，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理下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南非和其他有关方面过去几个月就纳米比亚独立问题进行各种谈判似乎并没有使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确信紧迫需要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停止将其领土用来对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发动侵略。南非宣布，它打算于今年11月1日开始从纳米比亚撤军，尽管很动听，因为这个行动早就该采取了，但我国政府对这一声明持怀疑态度。利比里亚外长在今年10月初一般性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中谈论这一问题时说：

“尽管我们注意到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四方讨论，但该种族主义政权的谈判记录中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信赖其承诺是有道理的。”(A/43/PV. 22,第58页)

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获悉，撤军进程将于1989年1月1日开始。这是不是另一个策略，人们将拭目以待。然而，《纽约时报》在1988年11月6日对这一问题进行报道时这样说：

“纳米比亚人——包括只占人口7%的白人盼望独立到来，也许不是在两个月之后，而是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

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一贯阻挠任何旨在使纳米比亚人民摆脱压迫性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殖民统治的行动。南非的欺骗手法现在应该很容易识破了。但是，不幸的是，仍然有人相信“建设性接触”这一概念，仍然有人继续相信这个行将灭亡的亡命之徒政权。然而，我国政府愿强调，它仍然坚信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统治。纳米比亚是南非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继续非法占领的一块领土。因此，大会应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它决心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并且再也不会容忍拖延战术。

利比里亚政府发觉南非坚持将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的办法只不过是欺骗国际社会的又一个阴险的战略。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也许出于其在纳米比亚的经济利益，似乎遭到比勒陀利亚政的绑架，因为它们强烈支持这一联系理论。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决不能是南

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的可接受的理由。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早在古巴军队应该主权国家的邀请进入安哥拉之前就开始对联合国采取对抗和顽固的态度。各位成员知道，联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理论一再遭到国际社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安哥拉和前线国家的断然拒绝。这一理论只不过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用来使其非法行为长期化的一个借口。我们必须继续拒绝这一荒谬的联系论点，并坚决要求南非完全彻底地从纳米比亚撤走。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在10年通过的，但由于南非玩弄拖延花招，这一决议的执行被长期拖延。在这10年期间，纳米比亚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有系统地受到最残酷和不仁道的待遇。种族主义政权在该领土部署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不仅是为了镇压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其不可剥夺的自由、正义和独立权利的斗争，而且是为了对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这些袭击不加区别地毁灭了生命和财产，如果要在该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停止这些袭击。

同时，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包括一些来自南非、西欧和北美的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和财政机构用非法和殖民的南非政权发给的执照参与对纳米比亚矿物资源的剥削活动。还有其他人掠夺该领土的海洋资源。这些活动违反了作为独立前该领土的合法行政管理当局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74年颁布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1号法令》，并且无视国际法院1971年6月21日的咨询意见。

鉴于南非通过推行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一再对抗国际社会停止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要求虐待和压迫纳米比亚人民，我国政府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认真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对这个种族主义和毫不悔改的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呼吁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的那些朋友——这些朋友也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一再对有关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建议投反对票——考虑到纳米比亚人民长期以来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和粗暴的待遇，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愿再次重申对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声援和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一直英勇地抵抗种族隔离的进攻。纳米比亚人继续为在一个包括沃尔维斯湾、彭格温群岛和其他近海群岛在内的统一的纳米比亚内实现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英勇作战。我们热诚希望，当明年举行大会第44届会议时，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将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取得其合法地位。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一位和平人士。我们的秘书长表示赞扬，赞扬他亲自致力于纳米比亚独立，并为执行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决议和决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鼓励他继续努力的同时，我还愿向他保证，利比里亚政府将向他提供最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马尔多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在当今复杂的世界中，人们有根据地注意到积极趋势和现象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各国人民命运的共同性。新思维的概念正开始渗透进实际政治和具体行动包括裁军事务的结构中。已有政治解决区域冲突的动向，而政治机制则尤其在南部非洲开始发挥作用。

我们原则上支持关于政治解决南部非洲局势的四方谈判，但我们认为在该项目上，我们必须从非洲地区的实际局势着手。两个世纪以来，纳米比亚一直被束缚于镣铐之中。自从大会结束南非管理纳米比亚的托管权并使联合国对该领土直接负责以来，已过去22年。大会和其他机构就该问题通过了100多项决议，要求结束南非种族主义份子对该国的非法占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已等了10年。

最近，纳米比亚的局势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恶化。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起草的文件（A/AC.131/284）特别强调指出，南非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使用一

切可能的方法来使纳米比亚人民屈服。 它把种族隔离政策扩大到该领土居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并加速纳米比亚的军事化和无情压迫纳米比亚人民的行为。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及其支持者失踪和被关压的事件更加频繁。 紧急状态、军事管制法、宵禁——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包括该领土三分之二的所谓安全地带使用了所有这些手段。

纳米比亚仍然处于南非部队的占领之下。 在一个人口大约为 1 千 6 百万的国家中，却有大约 1 00, 000 南非士兵非法呆在那里，并得到 10, 000 名警察的协助，南非把这一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当作对该领土维持控制和对前线国家——主要是安哥拉——采取侵略行为的基本手段。

无疑，南非拒绝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该领土的自然资源财富。 面对联合国的多项决议、国际法院 1971 年 6 月 21 日的咨询意见以及《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南非、西方和其他外国经济集团却继续掠夺该领土的自然资源。 外国经济集团在纳米比亚实际上不受限制的活动，使其以有害于该领土人民利益的方式剥削纳米比亚的财富，结果进一步加强了南非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

例如，人们可以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文件（A/AC.131/286）所引证的数据中看到这种活动的范围。 数据表明：种族隔离制度为某些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了条件，使其能够通过掠夺纳米比亚经济资源和剥削纳米比亚工人而获得巨大利润，据估计，纳米比亚工人的工资比白人工人的工资低 18 倍。

大会在其第 42/14A 号决议以及以前的决定中还宣布外国经济利益在纳米比亚的一切活动为非法，并呼吁跨国公司立即从纳米比亚领土上撤走，同时结束其与非法的南非当局的合作。

显而易见，种族隔离政权如果得不到某些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就不可能如此孤立地自行其是， 这些国家热衷于加强比勒陀利亚政权和保证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考虑和利益。 主要是这些国家在阻

止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而对南非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

导致纳米比亚问题政治解决的道路是人所共知的。它明确和详细地阐述于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以及此后的各项决议中，这些决议均已被整个世界接受。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其执行这些决定，而不要把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问题与完全无关的外部问题联系起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支持不结盟国家最近在文件A/43/708中向安全理事会发出的呼吁，呼吁鉴于南非再次使用拖延和阻挠的伎俩并阻止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要求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主张基于完全和彻底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一切形式和表现原则之上的政策，坚定和一贯地要求让纳米比亚人民立即在统一的和领土完整的纳米比亚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我们还主张让所有南非部队和管理人员立即和全部撤出该领土。

我们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我们赞同进一步作出集体努力，以打破南部非洲这一冲突的僵局，我们同时还认为，应该作出具有建设性的努力，以寻求方式与方法，迅速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我们支持完全依照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所接受了的各项原则，制定一项这一地区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这样一项解决办法要求种族隔离政权完全停止对其非洲邻国的侵略行径，并禁止今后出现这类行径，要求立即给予纳米比亚以独立，并且在南非迅速铲除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

联合国负有直接责任，尽快给予纳米比亚以独立。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应该加强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各项决定方面的作用。白俄罗斯代表团支持秘书长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我们并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作的工作。

在我们的原则立场的指导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继续支持勇敢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获得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最后，我希望联合国大会能够通过这一议程项目上的各项决定，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动员国际社会为纳米比亚的解放事业作出努力，也将有助于在南部非洲最后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坚信纳米比亚人民在和平、进步与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必将会获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

洛希亚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近年来，许多讨论都围绕着寻求一项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真正的问题。

尽管纳米比亚问题在本组织中反反复复地进行讨论，也没能使南非当局改变态度，但世界不应为此灰心丧气。大会，秘书长，安全理事会以及纳米比亚理事会必须继续对南非及其朋友施加更大的压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继续认为，我们必须本着我们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所体现的精神，一致努力，使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和纳米比亚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和倡议能够得到早日实施，立即实施。

经济上的贪得无厌，文化上的优越感，政治上的蛮横无理以及战略上的种种利益使得殖民主义这张丑恶的面孔变得更加扭曲。殖民主义之所以继续在纳米比亚以及其他地方存在，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经济上的贪得无厌，文化上的优越感，政治上的蛮横无理以及战略上的种种利益。

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发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一些国家继续执行那些它们内心深处也知道是错误并无法辩解的各项政策。

有那么一些人，只要纳米比亚的丰富资源不断流向他们那里，那么他们就愿意使纳米比亚继续沦于在南非种族主义统治之下的殖民地。尚若纳米比亚在自然资源方面并不象现在这样富有，尚若纳米比亚在战略地位方面不那么重要，那么对于纳米比亚实现自由与独立恐怕也就没有什么阻力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充满希望。

世界各国人民以及纳米比亚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将会继续团结一致，这是因为，尚若他们不能团结一致，那么种族主义政权将继续乘机挟取利益，并在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这些善良的人们中间进一步制造不稳定。巴布亚新几内亚欢迎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这一前景。我们赞赏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人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他们这些努力给我们以希望。

巴布亚新几内亚呼吁所有会员国能够采取现实的态度，并全力支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让我们暂且忘记我们的分歧，站在一起并以和协的声音在一起歌唱，以此向南非展示必须使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这样我们就能够至少使两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的行列，以实现本组织会员国的普遍性，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大家庭。

我们联合国会员国都把自己视为解放斗争的战士。我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争脱殖民主义的锁链曾经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因此完全致力于非殖民化各项原则，无论在言词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如此。尽管殖民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一体系的残余仍然没有完全消失，这使得我们愤慨不已。确实，纳米比亚是伟大的非洲大陆上过去殖民时代的一个不幸的残余，正如新喀里多尼亚是太平洋地区过去殖民主义时代的残余一样。毫无疑问，对于非殖民化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场。我们过去曾经为了使我们自己解脱于殖民主义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战斗，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对于那些至今仍然与同样的敌人进行战斗的人视而不见呢？

种族主义的南非对于全世界要求终止种族隔离，从纳米比亚撤出其军队等呼吁一贯置若罔闻，对付这种情况只能靠那些处于能够对种族主义的南非施加有效的压力，包括采取强制性制裁地位的国家强烈地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和道义责任。

巴布亚新几内亚重申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人民在寻求自由与独立的艰苦卓绝的道路上所进行的斗争，因为我们坚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永远抵制一个下决心使自己解脱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民。

麦克莱恩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发言）：在整个历史时期，和平、自由和自决原则始终锻造着人们的意识。对多数人民来说，这涉及到对他们自身个性和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由生活的权利的坚定和不懈的追求。哥伦比亚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它不仅在其法律和宪法中载入了这些原则，而且承担义务，献身于各国人民，包括今天仍在为实现这些理想而斗争的人民的事业。

联合国的创立使这一义务具有一种普遍性，进而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重要和最成功的阶段，在1947年，随着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的独立，开始了自决非殖民化的进程，我们特别记得，今天，11月14日，是尼赫鲁的百年诞辰。

然而，对千百万仍然生活在殖民主义枷锁下的人民来说，这一进程还没有结束。纳米比亚显然也是如此，那里的人民不仅在试图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而且在同一个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其对这块领土的统治的政权作斗争。本组织尤其是在过去20年来采取的许多行动，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都没有产生效果，纳米比亚仍然处在一个外来政权的物质、经济和行政控制下。

这一本应不可逆转并得到普遍支持的进程的停止不前，原因何在呢？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南非政权面对这种形势的顽固态度。实际上，比勒陀利亚政府已经表明了它对和平、正义和自由一类基本权利的蔑视，这不仅表现在对外坚持维护在纳米比亚领土上的统治，而且在国内，它无视这些原则和国际社会的一再呼吁，继续维护导致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的种族隔离政治制度。为坚持其立场，南非政府不仅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以及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而且在该一地区大肆推行颠覆政策，为加强其影响和权利，把手伸到了本国国界之外。

虽然我们应当承认比勒陀利亚政府的顽固和傲慢态度是阻止纳米比亚实现合法独立的主要障碍，但我们还应当认真分析联合国在这些年来的战略，确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应当作出那些改变，以帮助我们重新确定今后的更有力量的战略。我不准

备对这一进程作一番详尽的历史说明，只想提出一些主要的方面，以加强联合国在推动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方面的作用。首先，我们必须提到，我们没有决心实施强制性制裁，以此作为确保遵守本组织各项决议和决定的合理步骤。在纳米比亚的问题上，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表现的很明显。例如，我要提到 2145(XXI)号决议，该决议中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要求南非立即撤出纳米比亚，我还要提到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这项决议在 10 年前获得一致通过，但至今没有执行。

某些会员国缺乏诚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妨碍了实施促使各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决议和决定的机制，这种情况显然影响和妨碍了本组织的工作。难以使联合国决议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导致了新的困难，也即所通过的一些决议显然是矛盾的或前后不一致的。大会第 2145(XXI)和第 2248(S-V)号决议首先直接地，随后又通过设立纳米比亚理事会委托本组织负责实现纳米比亚从殖民地国家向自由国家的转变，同时规定，在这一过程中，南非必须立即撤离纳米比亚领土。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则将这一委托转交给一位独立的特别代表，从而不在把南非的撤离作为举行选举的条件。当然，情况会不断的变化，因此有必要不断作出调整，但同样明显的是，在这一进程中，应有迹象表明为解决这一问题取得了进展，而且这一进程也不应向目前那样出现事一方立场顽固的局面。纳米比亚的例子似乎符合第二种情况。

由于这些因素，联合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削弱了，随后开始进行独立的谈判，旨在最终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哥伦比亚准备支持这一行动，我们希望它将导致无条件的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然而，我们感到这一进程最好应在联合国的直接主持下进行，而且（这里我触及到了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要有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来参加，因为纳米比亚人民突然不再是谈判的一方，而成为谈判的对象。

我们的基本目的仍然是纳米比亚人民立即实现独立，并举行选举来决定他们的

前途。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符合纳米比亚人民真正利益的那些计划的范围内支持任何和平倡议的理由。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纳米比亚问题仍然存在，对本组织的委托仍然向以往一样生效。因此，它的工作不仅应当继续而且应当加强。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相应的大力强调某些概念，这些概念虽然暂时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毫无疑问仍然是联合国战略的基本柱石。这些概念就是工作的灵活性、独立性、统一性和协调性。

联合国及其各附属机构必须有能力适当不断地变化着的局势。它们必须采取方法，使工作能够继续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不论是否有其他进程。更重要的是，联合国的努力必须以在整个组织和其各机构中协调一致的战略为基础。

除了这些概念外，最重要的是各会员国有确保自由、和平和独立这些根本权利得到完全执行的意愿，因为这些权利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哥伦比亚将继续为这一目标而工作，不仅在大会、而且将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进行工作。

对自由纳米比亚的事业的承诺是世界性的承诺，因此在获得拖延已久的独立之前这一承诺应该继续成为我们议程的一个主要项目。同时，联合国决不能放松自己的努力。相反，它必须竭尽全力保证所有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努力是符合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需求和权利的。

议程项目 8 (续)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会议委员会主席的来信 (A/43/600/Add. 1)

主席 (以英语发言)：第A/43/600/Add. 1号文件载有会议委员会主席于1988年11月11日致大会主席的信件。各会员国都知道，大会在第40/243号决议第一部分的第7段中决定不允许大会任何附属机构在大会常会期间在联合国总部开会，除非已经大会明确批准。

正如我刚才所提及的那封信件指出的那样，会议委员会建议应批准人权奖甄选小组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举行会议。

我是否能认为大会通过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7点35分散会。